

九龍膏特效品  
能治各種惡瘡楊梅  
疳疔腫毒立止消腫  
至如遠速永不復發  
淋瀝症亦妙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  
說明訪單道服勿誤

成都府總巡撫府街  
熙和藥房  
北門北大街同泰堂  
城東大街濟春藥房  
西門西大街榮和藥房  
南門上南街同

人藥房  
鹽口市口榮藥房  
智育影院  
四月十五日演  
慈母

大光明  
四月十五日上演  
亂世孤雛  
怡芳商店  
本店專人採購上座

南上煙潔吸之  
心曠神怡  
招待特別  
從廉自本月四日  
一律八折歡迎決  
賜諸君萬分  
地址太平

新戲詞本

本報新張  
胡蝶跳舞  
和

良過關 生衛上  
花先賤 文矯  
突屏 捐款  
鄧雨軍大戰毗河  
成和局聞經

男女乾病男婦  
內症  
有  
聖人之醫術  
能點由科甲  
遷移兩打金  
九十一號

又笑又哭  
史異王妙  
足跳笑符  
又香通又

有客門  
和尙與  
會銀幕  
都維那  
了叫  
呼妙七  
每部四  
本限經

外縣加寄費  
郵票  
價

威新報

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  
凡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量不足則

近發一預言，幾成一種不可思議的神蹟。你，儘管不相信，指爲吾國學者胡說沒落。思想上厭亂而露骨的無聊文字，開末像外國威爾斯，斯摩斯亞爾倍洛克，什麼大家都認作叫作一預言專家一呢。甚且目爲一預言之星，一尊重得萬分崇高，可見并非沒有憑據，不過淺識人們，盤伏在瞶瞶糊塗的氛氳裏，還未能醒覺。所以，不論那一派劫數，終不會預知，但禍害臨頭，方纔明白然而已經不及避免了，

現在的滿洲國 那一位溥儀先生，不是已在三月一日借款了麼？唉，這一回事，想到民國元年八月×日隆裕下詔退位時候，溥儀在位僅僅二年十二月五日，從他清世祖不關，主我中國，一共經過了十代，歷一百六十有八個年頭，直到溥儀

退位，那就胡運告終，結束了一部外人在中國歷  
的歷史。然而尚擁著尊號，安居故宮，受民國的  
優禮，覺羅氏的亡沒，亦可算自古未有過的遭  
遇了，但不料九一八事變發生，日寇佔據遼吉以  
後，遂有土匪和鄭孝胥金梁張作霖等一窩流  
人，博義而來夾處孤境，打打網球，不出津門二

步的，喂，到此就不得不走大連。去趕這勾當，雖在日人僞組織勢力之下，而重溫帝夢，自然願意入他們的彀中了。

——少卿 關注堂主 著

前幾天碰見老友某君，從關外回來，多說着，這一位蒲儀先生，不久要攜號，他以為正合黃鸞。

禪的詩識兩句記兒。君翁便覺三三三。生於地。血如磨。一（建統）就是官統。初起猶入土肥田等。想在東三省建立一個「明光帝國」。高後陳汝有成功。待挾獲俄出關。到了今日。就有「康俄」一號的出現。一三三六。一就是應着世界大戰。須到千九百三十六年開始。到這時候。所謂滿

紀實滑稽

土會怪現狀

香豔小說 第二十四回 遊地都觀光宮殿 探名勝數慨滄桑

帥延入幕中。初居廳間。旋置軍帳。是軍名。不  
。被人告發去職。玉帥深悉郭莊兩。是軍名。不  
札姿似們倆分長總協和軍法。光陰如箭。已六  
早著辭職之念。祇因居停十分優待。未便遽行  
放朱壽。玉帥當面責他辦事太覺專制。那春帆  
。恩計當面受人責備。便和譚劍莊小谷說道。

又不貪利。何苦替人作嫁。而且我負着生殺之  
而無權昭雪。殊覺難堪。剛繞玉柳還說我專制  
說起。我們倆出門的目的。本以游覽名山大川  
助紂爲虐的幕僚生活。本非我等所願爲。現已  
若不還教遂初。及時辭職離京。難道當與嬰

  
 家庭小車票 每本十二票四元  
 大車票 每票七千文  
 包車搭車 每票四角  
 花會專車 聽客自便  
 穩妥便速

城牆邊本行停車

是則是近於識  
的推測恐

來歡迎。他登門面。每  
的口算盤在登門面。每  
日裏他號外圍個圈。圈  
麼廣東打招牌純剛刀剪

幕四第  
「楓劍揚」

觀。商務館各種書分  
界限。營業部設穀廩  
列甬邊。稻香。薰牛肉  
馳名久遠。最可口還是  
要杏仁餅乾。卡爾登酒  
的。是華資書店。論地點

飾包假回換  
上道式樣新  
實留音外增  
鏡銀多半是摩  
時的男女鞋  
見上的高登  
告。並即亞

與家具餐過留仙。太  
臺演京劇佈景完善。  
天演的火火爆炸連  
新明陞演有聲外加美  
不久日預映的航空空  
告。並即亞

俄國托爾斯泰著

勝驚異無限淒涼方寸心盛發生  
別時其妻滿面歉糗秋波柔媚已  
女均在雛年其時一穿外樓一暈晴  
在旅店廊中鼓琴被捕情形與夫夫適  
執法者與觀審人環立如堵凡此

餘鎮，作囚徒。二十六年之鎮當風賊  
狀，亟欲自殺，以了殘生。○  
因而恨之刺背，亟欲拚死以爲報復。  
日裏射軌遠之，絕不爲之顧。○  
日裏射軌遠之，絕不爲之顧。○

於架下，蛇行而出見愛雪，驚惶欲絕。余已於壁下洞一穴，將泥土蓋掩筒上。老丈汝須嚴守此秘密，當能與官必置余於死。余惟有先殺汝耳耳，竭力擺脫其手，瑟瑟言曰：我無

害我，早在多年多至汝所做之事，

並未育仁是你的朋友。應當你出面寫信。宋朝就可跳出是非門。過我們的渡邊。不李。小谷書寫時職書。由兩人具名。不商諷口。授給茶坊叫他望日面交。叮囑他明天我們倆要回南去喇。

地地停步。兩人跨下車來。給發車資。又  
兩輛人力車。兩人坐入車中。好得行  
一刻兒送呈主帥。那茶局連忙擺行  
轎。商定入京觀光。便各留一紙戲行  
票。唯當晚一宿無話。翌晨諸兄

察處。秦悅去買票。小谷照料行李結賬。兩人便上車走入頭等車室中各據一盤。陸續而來。要和搭乘此路火車的。氣概威武的軍官。因是頭等車中。滿列。直到汽笛嘯。火車開行了。



守府南  
東衙門  
大街同  
壽生人  
春藥房  
藥房  
藥房  
藥房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穩婆遇鬼記

客歲冬，下走以觀秋色故，端坐佛山，途次與舊則硯譚君相值，遭邂逅，傾蓋談心，但遊客方

擊擊肩摩，喧囂萬狀，遂挽登茶樓，擇坐話舊，盧同七碗，妙緒橫生，時旁有及鬼事者，譚君因道其姨母遇鬼事，語雖不淫，然可助鬼董

批筆而誌之，譚君自言，吾姨母趙氏，寓鎮內山紫村，畢業於某女醫院，操穩婆術。某夕，魚更三響，應某家召，匆匆攜藥囊往，至則見一少婦，側坐堂上，深鎖蛾眉，親吾姨母至，膝前握腕，點不作聲，手冷如冰，時方泣寒，以為弱質宵深，不禁風露所致，方擬致問，家人即邀入內室，產婦橫臥牀上，氣息奄奄，蓋

歷時已二下，審其勢頗危，欲施手，怔神迷，鉗墮地作響，姨母伏案，曰：請主醫。○產者即去。○事者誰，即去。○有無不唱。○產婦告。○家人令。○姨母竭力接

(四)  
(儼簡)

真是有目無珠呢？那軍漢見有中軍招待，知道來的人定有些手勢，早將方纔的儀式，去在一邊，走過來問話道：「敢請憲與那中軍認認麼？」馬剛應了一聲道：「我和他好像有些面識呢。」那軍漢見不是頭路，只得搭訕着走了。馬剛立了一回，只見郝廷棟由裏面出來道：「請老爺後堂相見，正說着馬文升已由後面出來，搶步拱手道：「年兄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後面相敘，說着將馬剛向裏面讓。」馬剛入得儀門，二人攜手而行，郝廷棟在後面跟着，馬文升一擺手，郝廷棟止步不隨，向外面去了。二人到了後堂，分賓主坐下，家人獻上茶來。二人暢敘契闊，馬剛先謝了文升援助之情，然後將來京之意說了，馬文升道：「年兄不必煩惱，且在我這裏住幾時，等候個機會，再行出去，豈不是好？」馬剛道：「承年兄之情，如此關愛，我是餐饋難忘，但是等候機會，却也很難，即如奏請復用，當此時，小弟是看破了，功名利祿，不過是那麼一件事，況且伴君如伴虎，沒甚麼意思，小弟此來，想了又想，意欲向年兄設法，借些款項，在京都開一月商店，做個安分守己的商民，不知年兄可肯應允麼？」馬文升道：「年兄既這般說時，小弟自竭力維持，但不知年兄欲開什麼店？要多少資本呢？」馬剛道：「沒有別的，小弟想開一間綢緞莊，如要資本少，只得開一間紙店，這兩種買賣，京都是最有生意的。」馬剛從前未曾考中的時候，常和些買賣人談論，所以這廟宗營業的生意經絡，也還懂得。馬文升大喜道：「既恁地時，小弟這裏便替人和年兄去籌備，那資本也不至於恐慌，如是做得好，那也幾年月的生意，如是做得不好，年兄也不必

胎猶未  
知爲逆產  
啓囊取藥  
詎陡覺目  
不能舉，  
室人惶駭  
自振仰，  
○家人曰  
問坐廳  
無之。曰  
，吾猝擣  
，速易他  
應命去。  
，慙仍如  
前○未幾○瞥見少婦掩  
入，擊墜婦出，執母意  
欲止之○余暗不鉅聲，  
祇得目眙而送○反視床  
上，產婦仍倒臥其中○  
似不動彈，駭視霍然興  
○趨視，則產婦經已化  
矣○比別醫參，告所見  
，描摹婦人狀○一鄉人  
曰，此蓋周氏二少奶也  
○五年前寓此宅○產後  
暴亡，此來求代耶，吾  
姨母年僅二十○雷素彈  
鍵○以陰，索，彼疾不  
能起○坐視他人死亡  
，雖冥冥中，有主之者然  
，積疾在心，兩月來吐  
衄食不寧○余曰○有是  
哉○君所言得母類齊東  
野人之語耶○諷君曰，  
惜乎非黃州○故以爲妄  
誕○獨不憚去月詔君歷  
購禍窳觀自在像，臥孫  
姨母過鬼後饑餓飯依佛  
教，一證也○予嘆母乃  
善信數中人，今益起信  
，當非無因○

介意，小弟對於這一層，是不妨事的，馬剛與言，拱手稱謝，當，馬文升傳命置酒爲馬剛接風，又代他置辦衣服，白頭至足，換了一新，果然人是衣裝，佛是金裝，馬剛這一換服色，陡然容光煥發，氣宇軒昂起來了，文升又令人將內書房收拾收拾，請馬剛在那裏住了，次日又命家人，同馬剛去籌辦一切，先在鬧市處所，找了市房，前後共有四進，房屋甚好，租金却甚便宜，因爲那東和馬文升乃是內親，所以并不較量，自此後，馬剛日夜籌備，找入經理，并在京城各友人處，託他們代找幾名店夥朝奉，以及學徒等人，各莊號都去請了酒，配貨齊全，方纔擇日開市，這綢緞業也是大買賣，京城地方，各省的官員，王親國戚達官貴人的公子，以及內宮的嬪妃太監，誰不是攸究穿著的主兒，所以這門店開門以後，生意十分興旺，馬剛日夜辛勤，不收怠惰，頗有盈餘，也是合當有事，那裏來了個家人模樣的漢子，說是要辦綢緞，要店裏送去看，店夥便將貨物路帶，跟着那漢子送去，只因這一片，竟生了一場大禍，正是：買還方欲復原氣，那知難因禍又來。

原來那家人不是別家的，正是奸黨羅榮家丁，這日因爲要送奉慶王的壽禮，特地命他出來採辦綢緞，那店夥跟着，到了羅府，羅榮見那家人甚好，便問道，你們是那家字號的，那店夥道，我們是經綸的，羅榮道，你們東家想是南邊人了，姓甚麼呢，店夥道，咱們東家是冠峯，姓馬，不是南邊人，羅榮道，既不是南邊人，怎麼會這些貨色，辦得十分道地呢，店夥道，東家雖不是南邊人，管事的却是江南人，所以辦貨很是認真呢，羅榮點頭，也不再問，便命家丁送了銀子，跟着店夥去拿綢匹，乃是宮綢四匹，寧緞四匹，杭緞蘇縐等各兩件，綵綢百疋，店夥去後，羅榮忽然想起，這店舖離此不遠，我何不親自去看看，免得拿來，不對又要去換，況且帶去拘銀子，是否已發，